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范宜勳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九

士喪禮下第十三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夕士喪禮之下篇也大戴第五小戴第十四别録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　黄氏榦曰案此篇名既夕禮鄭目録云别録名士喪禮下篇周官注所引亦皆稱士喪禮下今復士喪禮下以從舊名　敖氏繼公曰此禮承上篇爲之

乃別爲篇者以其禮更端也篇首云既夕哭故以既夕名篇

案古者簡册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每於文多者釐而爲二如此經士喪之有既夕少牢之有有司徹是也此篇黄氏榦依劉氏向別録目爲士喪禮下今從之　記總二篇目爲士喪記則可目爲既夕記則偏舉不該若少牢之有司徹則無礙矣續通解所以此用劉向而彼仍二戴也

既夕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先葬二日與葬閒一日既夕哭出門哭止復外位時賈疏據經夕哭請期之明日開殯遷祖又明日柩行乃葬故知是葬前二日與葬閒一日也既殯後朝夕哭在殯宫於此日夕哭訖出寢門復外位乃請期如下文所云也不於既朝哭而待既夕哭者以明日朝始啓殯不可隔夕哭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先葬前三日　賈氏公彦曰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上士先葬前三日也若然大夫三廟葬

前四日諸侯五廟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葬前八日差次可知

桒下記朝禰訖而適祖無厥明之文是二廟以一日而畢也曾子問謂天子國君之喪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卒哭而後主反其廟則無庸越六日八日而徧歷之矣大夫亦有大祖廟禮當同之士無大祖故二廟並朝與鄭賈以每日一廟爲計日之差是必不然其義互見下代哭章

請啓期告于賓注今文啓爲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於是乃請啓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　賈氏公彦曰復外位時有弔賓來亦在外位故請期因告賓也　敖氏繼公曰鄉者既卜日即告於異爵者及衆賓賓固知其葬日矣則啓之期不言可知而有司必請其期以告於賓者重慎之至也於夕哭而賓在焉則其朝夕哭之儀同矣此不載主人答辭者下文已

明故略之

槩告于賓蓋兼來者與未來者而言以夕哭未必盡來若告之使來會葬則宜徧也下文請祖期請葬期皆不云告于賓者亦告可知蒙此文故略之耳

右請啓期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賈疏下記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則此經所朝據一廟者而言設盥于祖是一廟者祖禰共廟也專言祖據尊者而言

賈氏公彦曰小斂設盆盥在東堂下大斂設盥于門外約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在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此盥亦設在門外東方可知　敖氏繼公曰設盥爲舉鼎及設奠者也一廟而祖禰皆在焉惟云祖者是禮主於祖也

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　敖氏繼公曰皆如殯謂三鼎之面位與其實皆

如鼏者門外所陳殯奠之鼎也東方之饌云如殯亦但據其盛者言之其遷祖奠之脯醢當在甒北不別見者略之

案此所陳者祖奠也其陳之在祖廟門外東方之饌亦饌於祖廟之東堂下祖奠之前先有遷祖之奠故敖云脯醢併饌於此柩入廟後先設從奠徹從奠而後設遷祖奠徹遷祖奠而後設祖奠明日乃設遣奠此其序也

夷牀饌于階間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祖正柩用此牀賈疏柩至祖廟兩楹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也　楊氏復曰朝祖時載柩有輁軸正柩則有夷牀　敖氏繼公曰階間祖廟堂下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即遷者承尸於堂之牀也

案小斂之牀以承尸此牀以承柩廣狹崇卑或不一式敖氏謂夷牀即承尸之牀以夷字同耳殆未必然

右陳祖奠器饌

二燭俟于殯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早闇以為明也燭用蒸賈疏周官甸師氏以薪蒸役外内饔注云大曰薪小曰蒸又少儀主者執燭抱燋注云未爇曰燋燋即蒸賈氏公彥曰二燭者以開殯徹奠下注云炤徹奠與啓肂者是也故於此豫備之

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髽側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將啓變也賈疏小斂時變服男子括髮免散帶垂婦人髽今將啓殯見尸柩故變同小斂時也

如初朝夕哭門外位　敖氏繼

公曰皆爲之於次乃即位髽者去冠與纚而爲露紒也將髺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亦與前經髺髮互見也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下則皆免散帶垂解其三日所絞者也凡大功以上皆然髽與散帶垂未殯之服也是時棺柩復見故復此服焉此但言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婦人之帶所以不散垂者初已結本又質而少變故於此不可與丈夫同也其所以不言髽者婦人不當髽者雖未殯亦不髽則此時可知矣

其當髽者自小斂以來至此自若無所改變故不必言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賈疏髽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見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也賈氏公彦曰小斂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此不言男子括髮者欲見啓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知者喪服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注

云爲人君變也以此言之啓後主人免可知若然後至卒哭其服同矣以其反哭時更無變服之文故知同也　李氏如圭曰爲母於即位又哭而免斬衰啓殯乃免禮之差也

案括髮與免形制略同但厤與布異耳將啓斬衰者復小斂時之服無緣舍括髮而以免也然則小記所云者蓋指巳葬之後言之與若母喪則啓殯時自應免矣

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故也不哭者將有事止讙囂也賈疏謂將有啓殯之事　敖氏

繼公曰婦人不哭說見於前

案此拜賓亦在門外三三拜之丈夫入門不哭婦人俟男子哭乃哭凡朝夕哭之節皆然此亦然但下文祝命哭乃哭則丈夫之不哭又待告啓也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

命哭 免音問注今文免作絻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功布爲有所拂抗也 賈疏拂抗猶言拂拭下經云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且去凶邪之氣也 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 賈疏曾子問祝聲三注云警神即此存神也彼亦以爲噫歆蓋舊說然也 敖氏繼公曰商祝公有司也其爲士但當弔服加麻此時有事於柩故復爲之袒

免

燭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熖徹與啓殯者（賈疏一燭於室中熖徹奠一燭於堂熖開殯非也）

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重直龍反下同注今文銘皆作名）

正義敖氏繼公曰祝降者周祝取銘而降也不言其升故以降見之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唯云交者亦相右也凡交而非相右者經必言相左以别之夏祝與執事者升取宿奠也祝取銘置于重爲啓殯遷之取銘在前置於重在後乃合而言之文順耳

案有事於尸柩者商祝也有事於奠者夏祝也有事於銘與重者周祝也其職有常故各共而不亂周祝取銘夏祝徹奠自襲小斂之時而已然矣注謂夏祝取銘周祝徹奠非也徹奠者當有四人夏祝但執醴耳不言執事者省文也此宿奠從至廟而設之既徹降執之立於西堂下以俟其位則東面北上與入廟而俟於堂下同疏謂奠於序西南非也

踊無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也　李氏如圭曰爲見柩

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幠忽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拂去塵也幠覆之爲其形露敖氏繼公曰形露猶露見也　賈氏公彦曰夷衾於後無徹文當隨柩入壙矣　敖氏繼公曰夷衾即小斂後覆尸者也以其事相類故復用之　魏氏了翁曰柩出南首

右啓

遷于祖用軸

正義鄭氏康成曰遷于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孔氏穎達曰殷人尚質死則爲神故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尚文親初死未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賈疏曲禮出必告反必面

崇精問葬母亦朝廟否焦氏曰內豎職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母喪亦朝廟明也

婦未廟見不朝廟

案祖禰共廟遷于祖則禰在其中統於尊者之辭也

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

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敖氏謂以昭穆同又當祔之於此故遷于祖夫然則唯朝祖而不及禰乎若不相似然　殯時升棺用軸故啓殯而降出殯宮門入廟門而升也亦用之軸制注疏見上篇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之序也　賈氏公彥曰柩前後皆有燭者以其柩車爲隔恐闇故各有燭以炤道若至廟燭在前者升炤正柩在後者在階下炤升柩故

下記云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是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女賓以上其行皆以服之親疏爲序服同乃以長幼也經但言主人從者以其餘皆從可知也葬而從柩之序亦然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

案注據内則謂丈夫由右婦人由左此謂尋常行路

則然耳若從柩則必男爲男焉女爲女焉且出寢門入廟門門中廹隘男婦非可以竝行也敖説得之

升自西階

正義鄭氏康成曰柩也 敖氏繼公曰升自西階神之也凡柩歸自外而入廟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未忍異於生也既大斂則升自西階此亦入廟耳故其禮與大斂而入者同

存疑鄭氏康成曰猶用子道不由阼也

檾不由阼階父在者則然耳今此所喪者父也生時由阼久矣不必以猶用子道爲義故敖氏據曾子問說之方小斂則將大斂於阼故由阼既大斂則遂就西階而殯焉亦近遠之别也

奠俟于下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俟正柩也賈疏既正柩乃設奠 敖氏繼公曰北上則巾席在後也記云巾席從而降

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衆下當從敖氏補主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東方之位李氏如圭曰東階下西面位　賈氏公彦曰舉主婦東面主人西面可知衆主人以下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　敖氏繼公曰婦人東面當負序以辟奠者之往來東即位者乃衆主人也脫一主字耳以記攷之可見此時堂下之位亦如朝夕哭不皆在東方

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

正義鄭氏康成曰兩楹閒象鄉户牖也是時柩北首

賈疏朝祖不可以足鄉之 敖氏繼公曰兩楹間東西節也其於楹間爲少北此正柩于堂正與小斂後尸夷於堂者相類

存疑賈氏公彦曰鄉戶牖則在兩楹間而近西矣記云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饌夷牀俟正柩而言西階東則正柩于楹間近西可知

案經言兩楹間注云鄉戶牖則戶牖之間適當兩楹之間士大夫之室居中而左右各有房康成此注足

以爲明徵矣賈氏欲伸其東房西室之說故遷就其辭而云近西耳夷牀餕堂下則西階東便其升也升堂上則兩楹間欲其正也各有攸當豈必因其西而西之乎且婦人位於西設奠者必由之若柩近西不嫌其太偏邪

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柩東明近於柩　鄭氏康成曰如初如殯宮時也賈疏亦如殯宮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依上文序次重先不先置

重者以其待正柩訖乃置之也

案祝取銘置于重亦如初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

正義敖氏繼公曰席設于柩西亦差近於柩奠設于席前亦當柩少北柩北首西乃右也於此奠焉與奠于尸右之意同不統於柩奠宜統於席也不去席者先已用席則不變之且奠於尸與奠於柩亦宜異也

鄭氏康成曰從奠設如初東面也賈疏如殯宮室中東面設之於

席前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賈疏據神位在奥而言巾之者爲禦當風塵賈疏檀弓云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據小斂奠殯奠朔奠薦新奠有牲肉不可倮露故巾之此從奠脯醢醴酒無祭肉亦巾之者以在堂風塵故也朝夕奠在室不巾

存疑鄭氏康成曰席設于柩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案奠無席則統於尸有席則統於席此時柩雖北首以有席故奠設于席前而東面如此則奠近柩而席稍遠矣席雖稍遠必不當西階以醴酒脯醢占地無

多且席西爲舉奠者往來所由也記云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舉奠者自戶以西則席尚當西楹之東明矣

通論楊氏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尸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室之奥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啓殯入廟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柩東爲異

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即柩東之位則踊既奠乃降也即位亦在阼階下襲亦在序東婦人由足出於柩南也西面于阼階上亦南上若有南面者則東上

鄭氏康成曰親者西面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賈疏房中西面

賈氏公彦曰婦人不即鄉柩東西面者以主人在柩東待設奠訖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

案主人在柩東由足而西至西階乃降主人既降婦

人乃得由足而東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

乃得柩東西面

案柩北首婦人不可由其首則注謂戶西南面殆未

然也初升時但東面耳由足而東則疏而幼者前行

故柩西則北上柩東則南上也主婦以下西面則疏

者當南面如親者多而西面不能容則應有南面者

而疏者居房中矣

右朝祖

薦車直東榮北輈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賈疏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是生時將行陳駕今陳車亦象之也

今時謂之魂車賈疏注以漢法況之以其神靈在馬故曰魂車輈轅也賈疏考工記輈人為輈輈亦謂之輈車當東榮西上於中庭賈疏此車即記云薦乘車道車槀車以次而東是西上也中庭者南北之中

槀車是也先陳乘車次陳道車槀車以次而東是西上也中庭者南北之中 敖氏繼公曰知在東方之中庭者以維記所言膶車之位定之也

敖氏繼公曰北輈者以柩北

首故耳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即遣車也

案春官巾車職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凡周官言廞者皆明器也故注云遣車一曰鸞車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夏官校人職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則遣車載遣奠之包牲而置之椁之四隅者非真車非生馬即檀弓塗車芻靈是也若此所薦之三車則豈

藉人舉之以行而駕之之馬又可得而埋之乎敖氏謂此即遣車非也　曲禮祥車曠左注云祥車葬之乘車即此所薦車也以其載皮弁服朝服蓑笠之等魂神所依故亦謂之魂車

通論敖氏繼公曰乘車之前一木當中而曲縛衡以駕馬者謂之輈大車之前二木在旁而直縛軛以駕牛者謂之轅

案輈轅散文則通實指則別考工記輈人車人言之

析矣

質明滅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正也　賈氏公彥曰自啓殯至在道及祖廟皆有二燭爲明以尚早也今至正明故滅燭　敖氏繼公曰燭堂之上下者

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者辟新奠賈疏將設遷祖之奠故徹去從奠以辟之

敖氏繼公曰徹者無由足之嫌故得升自阼階從

其正禮亦可以見此奠者自西階升之意矣徹奠不改設于序西南亦以無俎而非盛饌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為褻

案從奠唯醴酒脯醢耳本無改設序西南之理不以再設故

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遷祖奠也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 賈疏來往不可由柩首又飲食之事不可褻之而由足故升自西階也徹由足者舊

奠則由足無嫌　李氏如圭曰亦柩西席前設之　敖氏繼公曰此奠亦惟以脯醢醴酒

案從奠即昨日之夕奠也此遷祖奠則本日之朝奠矣唯於質明後不用燭耳其脯醢則設祖奠饌于東方時在甒北者徹從奠而後設遷祖奠徹遷祖奠而後設祖奠祖奠則殷奠也凡設殷奠當夕則不夕奠當朝則不朝奠以日奠不過於二也

餘論朱子語類問朝祖時有遷祖奠恐在祖廟之前

祖無奠而亡者難獨饗否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奠處自合有無奠處自合無更何用疑

案始死之後將葬柩行之前無頃刻離於奠者直以是爲魂魄之所馮焉若祖禰在廟而以喪奠干之是黷且不類也問者昧於吉凶之分非可與言禮者故朱子以不答答之

主人要節而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節升降　賈氏公彦曰奠升時主

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　敖氏繼公曰節謂徹者奠者之升降與奠者由重南東時也要節而踊丈夫婦人皆然如其在殯宮之儀惟言主人亦文省

案徹者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升自西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遺徹者則不備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

于馬後圉魚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駕車之馬每車二匹賈疏即薦車之馬也下經云公賵兩馬兩馬士制也此車三乘馬則六匹矣纓今馬鞅也賈疏纓是夾馬頸故以馬鞅解之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賈疏巾車職上公纓九就侯伯纓七就子男纓五就諸侯之臣不得與子男同則大夫士同三就此三色則如聘禮記朱白蒼也此三色者蓋條絲也賈疏謂絲爲條以其著之如罽然賈疏爾雅釋言氂罽也郭注云罽染毛爲之鄭注巾車云玉路金路象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此士車纓三就以三采絲爲條飾之但著之則同故云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

數賈疏典命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出封皆加一等故其就得與諸侯同依命數其色則無過五采蜀天子之大夫以上五米蜀與諸侯同士三命以下當與諸侯之臣同矣王之革路條纓賈疏王革路木路不用蜀而用條絲爲纓與此纓三色者同圉人養馬者賈疏周官校人職乘馬一師四圉以其養馬故使之薦也在左右曰夾賈疏每馬二人交轡夾之是在左右既奠乃薦者爲其踐汚廟中也賈疏欲其既薦即出賈氏公彥曰薦馬幷薦纓者纓爲馬飾故與馬同時薦之下記云薦乘車纓轡貝勒縣于衡又云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注云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

也若然薦車時纓縣于衡此薦車得有纓者以薦車時縣于衡至薦馬又取而用之故兩見之也

敖氏繼公曰三就采三匝也惟言入門則是但没霤耳每馬兩轡交轡而夾牽之謂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馬有纓而無樊蓋臣禮也春秋傳衛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孔子非之

案圉人職凡喪紀牽馬而入陳謂此也凡有車馬必有圉人則圉人亦私臣之屬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　賈氏公彥曰大斂陳事在庭分爲三分一分在北則繼堂而言一分在南則繼門而言此繼門故云參分庭一在南不言門左門右則當門之北矣

案經但言入門固無以見其距門遠近之節也參分庭一在南置重之處則薦馬必不於是焉可知

哭成踊右還出還音旋下竝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哭成踊圉人與御者也雜記云薦

馬者哭踊右旋者西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

案薦馬所以終薦車之禮圉人御者哭踊而出喪無不致其哀猶祭無不致其敬也鄭與孔賈皆以哭踊屬主人玩此及雜記上下文意敖說殆是與　又案徹奠設奠之時薦車薦馬其事相接作經者置奠事於車與馬之間見堂上堂下彼此並作也薦馬在後

固欲其速出然亦非薦車既久而停以待之也學者善會之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

正義敖氏繼公曰送亦拜之門廟門也

右薦車設遷祖奠薦馬

有司請祖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賈疏詩韓侯出祖是將行飲酒也死者始行亦曰祖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賈疏既夕

哭訖因在外位請啓期此亦因外位請祖期故云亦也此賓即上來弔主人啓殯者賓每事畢輒出賈疏有司請期之禮每皆待事事畢因主人出在外位乃請之如篇首云請啓期此云請祖期下云請葬期皆因出在外位請之故云每事也

案喪無飲酒之禮但以還車鄉外之節爲行始名之曰祖耳

曰日側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主人辭　鄭氏康成曰側昳也

謂過中之時　敖氏繼公曰有司既得祖期不言告

賓者於請啓期已見之此可知故略也下經請葬期亦然

存疑敖氏繼公曰不用日中者辟殷人所尚也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

案自啓殯朝祖以主載柩飾棺諸事相接無間勢不能及日中而祖矣且祖奠即以當夕奠日過中則為陰候之始雖視常日之夕奠差早而要為夕之分也若以日中則非其宜祖與斂事不類殷人未必日中

而祖也又何辟乎

右請祖期

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算卒束襲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爲載變也乃舉柩卻下而載之賈疏柩在堂北首今卻下以足鄉前下堂載於車故謂之卻束束棺於柩車賈疏柩車即周官蜃車也四輪迫地其舉狀如長牀兩畔豎軨子載柩訖以物束棺使與柩車相持不動此束非棺束喪大記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檀弓棺束縮二横三彼是棺束也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謂此車賈疏下記文

敖氏繼公曰主人入祖當在

阼階下既載則在柩東柩東之位亦當柩少北

案降柩仍用軸降自西階乃載之柩車下注云柩車在階間少前參分庭之北以其北當容婦人之位故以三分之北爲節葢自其始載而已然及既祖不改也主人此時在柩東於尸爲左柩車之前束在北

降奠當前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敖氏繼公曰亦當柩少北束有前後賈疏言前束則有後束可

知　賈氏公彥曰卒束乃云降奠則未束以前人各執之可知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䞓後緇齊三采無貝䞓丑成反敖作赬齊䐡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飾柩爲設牆柳也賈疏設牆柳即加帷荒是也巾奠乃牆謂此也賈疏下記文牆有布帷柳有布荒賈疏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總名爲柳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也對言之則帷爲牆荒爲柳通言之言牆即兼柳檀弓周人牆置翣及此巾奠乃牆是也言柳亦兼牆周官縫人縫棺飾衣翣柳之材是也荒蒙也取蒙覆之義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

布賈疏生人宮室以木爲承霤仰之以承霤水死者無水可承用竹直象平生有之而已一池縣於柳前賈疏喪大記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君三面俱有大夫縣於兩相士唯縣於柳前面而已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孔氏穎達曰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紐別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賈疏齊若人之臍亦居身之中央漢時小車蓋上有蕤在蓋之中央舉以爲說故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賈疏聘禮記三采朱白蒼彼據繅藉此鄭用三采亦然著以絮賈疏以絮著之使高元士以上有貝

案楮飾曰柳蓋以杝柳爲骨而外以布衣之柳者以其質言牆者以其形言也池孔氏謂織竹爲籠蓋爲長籠仰之類池也齊荒之頂也若今之轎頂然喪大記士一貝與此異記者各舉所見故有異同耳注謂天子之元士有貝此諸侯之士故云無貝乃因其不合而強爲之辭

通論鄭氏康成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也帷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

章馬㭘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揺行則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也　又曰米青黃之間曰絞人君之㭘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　孔氏穎達曰池織竹爲籠三池者

諸侯禮也天子四池諸侯闕後故三也大夫二池者賀云前後各一庾云兩邊而已一池者唯在前也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也齊五采者謂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

三采者絳黄黑也

案飾棺之法莫詳於大記當互攷之然孔氏所言三色與此注異不知其何所本也大夫二池象前後霤

則賀說近之

餘論朱子曰某舊爲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荒延平先生以爲不切禮文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稍裁減方始行得耳

設披披彼義反注今文披皆爲藩

正義鄭氏康成曰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賈疏喪大記注云戴之言値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合此注言之則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戴餘披

出之於外一畔有二爲前後披使人持之以備傾虧也　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賈疏引此者證披連戴而施之　許氏愼曰從旁持曰披　孔氏穎達曰披用帛爲之以一頭繫於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若柩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

案周官司士注云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視此注尤明爽

通論鄭氏衆曰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

侯旁八大夫六士四

案大記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

之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先鄭乃加一倍數之者

以執披之人言耳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

屬引屬音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賈疏引謂紼繩

鄭注喪大記云在棺曰紼行道曰引言紼見繩體言引見用力　古者人引柩賈疏雜記云乘

人專道而行又云諸侯五百大夫三百皆是引人也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 敖氏繼公曰引柩車之索也屬之於車輅云引者以用名之凡引天子用六諸侯四大夫士二

案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執引三百人以此差之則士執引者二百人與下經云賓士三主人拜鄉人則皆鄉人為之矣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以相葬埋族師掌之而統於司徒之教民間之相為者然也況於士之官治其喪者乎曲禮曰助葬必執紼 束棺

於柩車者曰束連繫棺束與柳材而結之者曰戴貫結於戴而出之於外人居旁牽之者曰披車之輴前後出橫縛於輴以屬引者曰輅以長繩屬輅之兩端而人引之者曰引行道曰引屬於柩車者也在棺曰紼說柩車而但屬於棺謂遷祖時及在壙將窆時也其爲繩一也

右載柩

陳明器于乘車之西乘繩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器藏器也賈疏自苞筲以下總是藏器以其俱入壙也檀弓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於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賈疏彼注云味當作沫沫靧也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　敖氏繼公曰陳于車西其在東堂之南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陳器于乘車之西則重之北也李氏如圭曰薦車陳于南北之中庭重三分庭一在南明器陳于乘車之西知在重北

案薦車乘車直東榮道車槀車以次而東則東堂之

南尚空也重置於庭當東西之中乘車之距之也遠馬得及重之北乎且陳塗當階爲往來之所由明器必不越陳塗而西可知

折横覆之折之設反覆芳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折猶庪也賈疏窆畢加壙上所以承抗席若庪藏物然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横陳之者爲苞筲以下縪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賈疏善面鄉上　賈氏公彦曰折於抗席前用而不加於抗席之上者以其重大

故别陳於南用之仍在茵後　敖氏繼公曰陳折云横則是折之狀當與抗木之横者相似但未必有縮者耳於此横陳之蓋象其在壙也後言横者縮者皆放此自抗木至茵亦後用者先陳此折之用在抗木之前乃首陳之者以其差重大於抗木故特異之與存疑鄭氏康成曰折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横者五賈疏此無正文以經云横覆之明有從既爲從横即知有長短廣狹以承抗席故以如牀解之無簀

桼折蓋以板片爲之以其在棺飾之上不宜以厚重者壓之也且其上有抗木以爲固則此固無須厚重矣注疏敖氏均以意度之而敖氏差近首陳之者爲其親棺故與

抗木横三縮二抗苦浪反劉音剛後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横與縮各足掩壙　賈氏公彦曰壙口大小無文但明器等皆由羨道入諸侯以上又有輴車亦由羨道入壙口

惟以下棺則壙口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壙口而已

加抗席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所以禦塵賈疏抗木在上故云禦土抗席在下隔抗木慮有塵鄉下故云禦塵　賈氏公彦曰抗木不言加明别陳於折之北抗席言加加於抗木之上可知下云加茵明又於抗席之上加之此三者後陳者先用故先陳抗木次陳抗席而後陳茵及葬時茵先入

壙旣事訖加折壙上則先用抗席後用抗木是其次也　敖氏繼公曰此席在茵與抗木縮者之間是亦縮也不言者亦文省耳每席之長亦與壙齊用時云覆則此陳時卻也　李氏如圭曰古之爲椁累木於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棺之下藉以茵其上加以折次加抗席次加抗木故陳時亦重累陳之

案抗木入壙則兩端置於椁上喪大記注云抗木之

厚蓋與㮫方齊㮫繞四旁而抗木在上此即㮫之蓋也東西曰横南北曰縮横者合三片而足掩壙縮者合二片而足掩壙一横一縮兩層重之所以爲固密也抗席其用葦若萑與廣輪必足掩壙席之三重亦欲其周疊也抗木與茵俱兩重而以席之三重者置於其間又取相變也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茵音因注今文翦作淺

正義鄭氏康成曰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殺氏

繼公曰翦與有幅皆未詳或曰有幅謂緣縫之而不削幅也 亦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三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賈疏說卦傳參天兩地奇偶之數取於此 敖氏繼公曰疏布六升以上至四升者也茵與抗木其陳之用之橫縮之次各不類蓋貴相變也

案後陳者先用則茵先其橫者次其縮者抗木先其縮者後其橫者經文甚明且於相變之例朌合注茵三在下傳寫者訛爲茵二而疏即作茵二解之乃令

讀者展轉迷眩今以經正之

器西南上綪綪菑耕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器目言之也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　敖氏繼公曰器自苞而下者也均其多寡分爲數列以要方也其前列始於茵北之西以次而綪焉其後列不過於茵北之東可知矣器主於入壙故南上

茵

正義鄭氏康成曰筲在抗木上陳器次而北也　賈氏公彦曰筲非明器而言之者以器從筲鄉北爲次第故也　敖氏繼公曰筲之下有抗席抗木唯言筲者指其可見者言也

苞二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以裹遣奠羊豕之體　賈疏下文既設遣奠乃云苞牲取下體故知苞二所以裹奠

筲三黍稷麥

正義鄭氏康成曰筲畚種類也賈疏舊說畚以盛種故云畚種此筲與畚俱盛種同類故舉以爲況其容蓋與簋同一觳賈疏考工記旊人爲簋實一觳觳斗二升此筲與簋俱盛黍稷故約同之

甕三醢醯屑冪用疏布甕烏貢反注今文冪皆作密

正義鄭氏康成曰甕瓦器其容蓋亦一觳賈疏聘禮記致饔餼云甕十二升此甕約同之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

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桁户郎反又户庚反一户盎反久鄭讀爲灸教讀如字注古文甒皆作廡

正義鄭氏康成曰甒亦瓦器桁所以庪苞筲罋甒也

每器異桁李氏如圭曰言皆知異桁孔氏穎達曰桁以木爲之

置於地所以庪罋甒也　敖氏繼公曰謂皆以桁久

之也久說見上篇

案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又次之雜記云醴者稻醴

也則此醴酒蓋用其上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久當爲灸謂以蓋案塞其口

案敖氏以木桁爲久之之物所以著苞筲罋甒之底

而使之平也參觀上篇重鬲久法其説似爲得之甕甒既冪之宜無庸更塞其口矣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敦音對杅音于匜音移注今文杅爲桙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　敖氏繼公曰耒耜田器也耜以起土耒其柄也此有爵矣乃以耒耜爲用器爲其有圭田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者主人所

親耕以共祭祀之齍盛者也

無祭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賈疏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　敖氏繼公曰祭器尊唯尊者乃得用之鄭氏以此士喪禮無祭器故意大夫有之然亦未有以見其必然若天子諸侯則固宜有之矣

有燕樂器可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　賈氏

公彦曰樂器升歌有琴瑟庭中有特縣云可者許其得用也　敖氏繼公曰如琴瑟之類是也檀弓云琴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此之謂與云可亦不必其用之也

役器甲冑干笮 笮菑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皆師役之器甲鎧冑兜鍪干楯笮矢箙　賈氏公彦曰上用器有弓矢此無弓矢者示不用也下記云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者是魂

車所載象生者與此干笮別

餘論敖氏繼公曰笮不屬用器乃屬役器豈以有師役方用之乎

燕器杖笠翣翣師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箬蓋也賈疏箬竹青之皮翣扇　賈氏公彥曰杖所以扶身笠所以禦暑翣所以招涼皆燕居用之

通論李氏如圭曰周官大喪司弓矢共明弓矢司兵

廞五兵眡瞭廞樂器典庸器廞筍虡笙師鎛師籥師

司干竝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又樂師凡喪陳樂器

則帥樂官

桼巾車設遣車廞之行之車僕廞革車司常建廞車

之旌及葬如之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皆共明

器者也此篇無一及馬則鄭氏謂士無遣車信矣

右陳器

總論荀氏況曰具生器以適墓象徙之道也略而

不盡貎而不功趨輿而藏之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所以重哀也　劉氏熙曰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

餘論朱子答明器之問曰禮既有之自不宜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或全不用也　又曰苞筲罋以盛羊豕五穀酒醯醢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為非便雖不用可也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巾席俟于西方祖奠將用焉　賈氏公彦曰此徹遷祖奠者爲將還車更設祖奠也

敖氏繼公曰徹者由東方當柩車之南折而西至柩車之西南折而北東面而徹奠既徹至西方折而南乃由重南東也要節者東方西鄉時丈夫踊既徹西方南鄉時婦人踊由重南東時丈夫踊也此時徹奠辟還柩也不改設亦以無俎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于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爲神馮依之久也

案注謂明器在重北故徹者由其北而西其實明器在陳塗之東非徹者所經也有宿奠而不改設者常日之夕奠是也有非宿奠而改設者徹朔奠設于外如于堂爲將夕奠故也敖氏析矣

袒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將祖變

商祝御柩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執功布居前爲還柩車爲節賈疏謂居柩車前卻行以爲還車者節度案啓柩之初商祝拂柩用功布此注云亦亦者亦拂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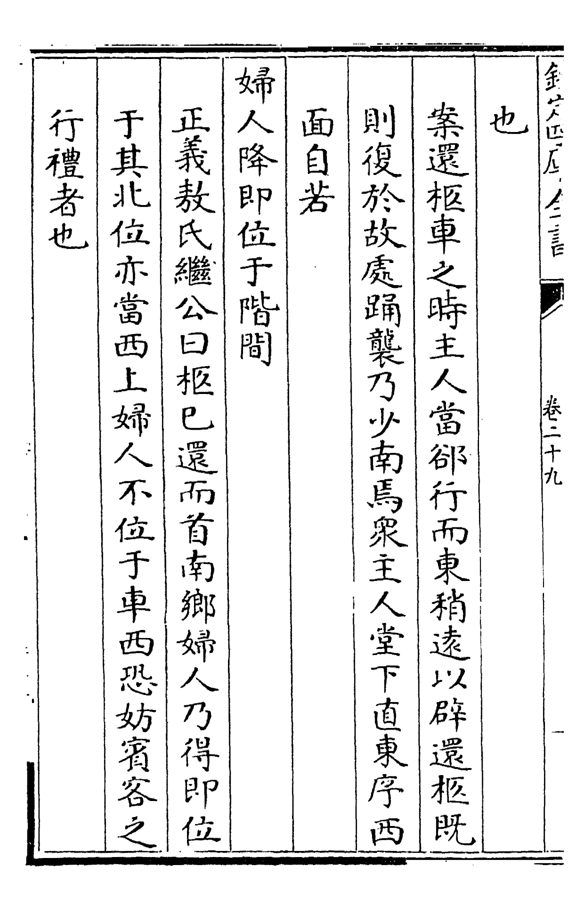
乃祖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柩鄉外爲行始賈疏轅鄉外也祖者始也

案還柩不嫌以足向祖者庭與堂其地别也距室則遠矣

踊襲少南當前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也賈疏前祖是主人此襲亦是主人柩還則當前束南賈疏車未還之時當前束近北今還車亦當前束少南敖氏繼公曰不言主人者可知也此踊襲皆於故位既則少南也主人柩東之位皆當前束載時前束在北及還柩則在南故少南以當之然則柩車雖還亦不離其所



也

案還柩車之時主人當郤行而東稍遠以辟還柩既則復於故處踊襲乃少南焉衆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自若

婦人降即位于階閒

正義敖氏繼公曰柩已還而首南鄉婦人乃得即位于其北位亦當西上婦人不位于東西恐妨賓客之行禮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爲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賈疏堂上時婦人在阼階西面統於堂下男子今柩車南還男子在車東故婦人降亦東上統於男子也

案婦人降由阼階以次而西行則西上是也柩亦明旦行則婦人降節非爲柩將去也柩既降本應從降但未祖則不宜立於尸首故稍俟耳注蓋未確凡行列從無男子婦人相統之法

存異賈氏公彥曰婦人不鄉車西者以車西有祖奠故辟之在車後

案凡奠皆在尸右柩初降時北首降奠當前束則奠在西也及祖而還車柩南首矣下云乃奠如初謂設祖奠于柩車之東亦當前束也疏誤

祖還車不還器還音旋下並問陸音患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已南上　敖氏繼公曰不還器者以陳之之時西南上已見行意也必云不還器者嫌車與重皆還此亦宜如之也

案此車即所薦之乘車道車槀車也薦時北輔還時南輔還車者欲其與柩車同鄉也器陳時巳南上故不須更還

祝取銘置于茵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于茵上賈疏重不入壙擬埋於廟門左茵是入壙之物銘亦入壙之物故置于茵也敖氏繼公曰銘之在重其面外鄉與重之鄉背異故將還重則徹之亦以是時可以不用銘也置於茵者當與之同入

壙

案此取銘者亦周祝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士無旐旌唯有乘車所建攝盛之

旜并此銘旌而已大夫以上有旐旌通此二旌則備

三旌也

二人還重左還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　敖氏

繼公曰車馬西上宜右還重一而已宜左還皆由便

也二人還之則凡舉之亦二人矣重之鄉背不必與

柩同但因還柩之節而併還之也

案左還自北而東轉乃南鄉也經於重言左還故知

車右還也然則柩車亦右還矣

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柩車巳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

祖奠賈疏下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是謂之祖奠　敖氏繼公曰記云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謂此時與

如記所云則是布席于柩東少南東面而奠于其東也柩巳南首故奠於此亦奠於尸東之意也布席于柩西則北上柩東則南上與初大斂時舉鼎以下之儀也是雖所奠異處而面位則同故以如初蒙之奠者之來由東方當前輅而西既奠則由柩北而西亦由重南而東反於其位矣要節而踊謂奠者於東方西鄉時丈夫踊西方南鄉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丈夫踊也

案柩南首奠者自西而東無由首之嫌者以有重爲之隔也

存異賈氏公彦曰祖奠既與遷祖奠同車西人皆從車而來則此要節而踊一與遷祖奠同

案堂上柩北首則奠在柩西初載降奠同之既祖柩南首則奠在車東矣焉得同乎疏失之

薦馬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柩動車還宜新之也

賓出主人送

案賓入爲祖也主人入入祖時賓亦入矣方出而旋入者禮更端也祖訖乃出主人出廟門拜送之

右祖

有司請葬期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因在外位時賈疏亦者亦上請啓期請祖期皆因在外位時也

入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也　敖氏繼公曰復柩東之位

通論鄭氏康成曰自始死至於殯自啓至於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賈疏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室中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啓殯柩既入祖廟位亦在阼階下皆內位也

案既殯主人喪次在寢門外則外位也自朝夕哭奠外皆居之啓殯則棺露與未殯時同主人不可離尸柩故恒在內位非拜送賓則不出也

右請葬期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繆暉吉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

士喪禮下第十二之二

公賵玄纁束馬兩賵敷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賈疏兩傳皆云車馬曰賵施於生及送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者也兩馬士制也賈疏兩馬士在家常乘之法其出使若征伐則乘駟馬大夫以上則常乘駟馬也春秋傳曰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

繁乎賈疏哀二十三年左氏傳彼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景公之母小邾女曹其姓季桓子之外祖母也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引之者證賵馬助人之事　庾氏蔚之曰賵馬欲以共駕䰟車也　敖氏繼公曰國君以馬幣禮於其臣者唯此耳君賵之乃用兩馬者如其駕薦車之數也　李氏如圭曰書傳云士飾車駢馬

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君命也敖氏繼公曰釋杖出迎及袒者尊君命也衆

主人自若西面賈疏衆主人不迎賓明自若常位柩東西面可知

案衆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疏云柩東者大槩之辭耳

馬入設

正義敖氏繼公曰設於西方也雜記言諸侯相賵之禮云上介賵陳乘黄大路於中庭則此賵馬其亦中庭與設於此者變於吉也吉時參分庭一在南

存疑鄭氏康成曰設於庭在重南賈疏馬是庭實故設於庭以庭實皆

三分庭一在南設之又重北陳明器不得設馬也

案下文賓奉幣由馬西則馬當近堂塗設之凡嘉禮賓禮設庭實皆參分庭一在南喪禮宜異敖氏援雜記定之當已若在重南是更不及參分之一也明器不當重北上已言之馬亦無設於重北之法也有馬無車蓋賵士之禮然與賵大夫之喪容有車

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輅音路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使者賈疏使者亦士也幣玄纁也輅轅

縛所以屬引賈疏謂以木縛於柩車輈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由馬西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閒少前參分庭之北賈疏下記云遂匠納車于階閒是柩車在階閒也輅有前後賈疏經云前輅則有後輅可知

敖氏繼公曰賓奉幣入門左當階而北行當輅乃折而東行至其右北面致命君使乃不升堂致命者柩在下也賓進自西方而云由馬西則馬亦在西方明矣

案馬在西方堂塗之東故賓由馬西賓致命時尚在

前輅之西致訖乃之東而奠幣以奠幣故不以由尸首為嫌也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賔奠幣于棧左服出棧士眼反劉才産反注今文棧作轏

正義鄭氏康成曰棧謂柩車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服車箱奠于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敖氏繼公曰如授生人以物必於其右而授之欲其便於受也

賈氏公彦曰此車南鄉以東為左尸在車上以東為右故左服授其右也　敖氏繼公

曰下經云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由左聽命賔由右致命然則此時主人雖不在位亦當進於庭之北稍近於賔而聽命矣賔既致命亦於是而拜之奠于左服與委物於尸東殯東者同意

案春官巾車職士乘棧車注云棧車不革鞔而漆之此柩車廹地四輪與棧車制異但不革鞔是同故亦以棧名之服即考工記車人牝服植於車兩旁為𣝗𣞀者也乘車則謂之較賔仍西行由馬西而南行折

而東乃出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賈疏此時主人位在門東北面以幣在車東故宰由主人位北而向左服上取幣以東藏之於内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之北謂主人當時所立處之北也蓋是時主人不拜於位又以下文主人受賻之儀例之則主人拜此君命亦西面矣

案宰私臣也其位在門東北面主人迎賔入門右北

面時則固在宰之前左矣主人稍進聽命拜賔宰乃進而北行折而西由主人之北當柩東又折而北乃舉幣以東也敖云主人不拜於位者謂不拜於柩東之位也其拜在位之東南

士受馬以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　敖氏繼公曰此受馬者亦以舉幣為節

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亦為君命袒故旣送使者則襲於外　賈氏公彥曰還入廟門復柩車東之位杖

存異敖氏繼公曰此外門亦廟之外門也將葬則開之以出柩吉時惟館賓於此則開之

案外門只有一耳廟別有外門於經無據

右公賵

賓賵者將命擯者請入告出告須

正義賈氏公彥曰云將命者身不來遣使者將命告

主人　敖氏繼公曰賔卿大夫士之使者也　鄭氏康成曰不迎告曰孤某須賈疏雜記主人使擯者告賔辭

馬入設賔奉幣擯者先入賔從致命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擯者先入入門而若道之也賔從入門而左也　鄭氏康成曰初公使者

主人拜于位不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柩車東位也既啟之後與在室同賈疏始死時兄弟朋友襚者主人拜于位此亦拜于位俱不為賔出故云與在室同也　敖氏

繼公曰拜不稽顙亦以與君禮同節宜遠辟之下禮放此

案此云拜于位則拜君賜之使者不於位明矣

賔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舉幣亦蒙如初者是時主人之位與拜君命之處雖不同而宰之舉幣以主人之北為節則一也

擯者出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出在外請之為其復有事 敖氏繼公曰言出請見賓已出在外也此時賓客為禮或不一而足故於其出也主人未送而必請之與遂時異 賈氏公彦曰賓既行賵訖出更請之為其復有事若無事賓報事畢送之乃去也

若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致可以奠也 賈疏所致之物或可堪為奠者也

案主人常日奠唯朝一夕一至葬日遣奠為奠之最

盛故親者致其奠物以共奠事之用焉　徐穉為諸
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以炙雞絮酒竟到
其家醊酒則去不見喪主當時高之然則賓朋設酒
食以致祭奠自漢以來有之矣意弔賓之拜靈座亦
始此與

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將命猶致命也主人亦拜于位
如受馬如其受之以出也羊者士葬奠之上牲故此

奠者用之奠不用幣　鄭氏康成曰士亦胥徒之長

又請若賻賻音附

正義鄭氏康成曰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賈疏公羊

傳文

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出者賻主施於主人　敖氏

繼公曰此將命執物以將之也

案賵奠贈主人皆不出而獨為賻出蓋賻不施於死

者則賔固不入至柩車之前致命也主人豈得不出廟門而受之乎或疑以為輕禮而重財非也

主人拜賔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有喪則於賔客之餽遺者不宜親受故賔坐委之以見不敢授之意有器而不委之嫌若必以授主人　鄭氏康成曰反位反主人之後位賈疏主人在門東西面宰由主人之北西行舉幣明宰位在主人之後

若無器則捂受之捂五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對相授受不委地　賈氏公彦曰捂逆也對面相逆受也　敖氏繼公曰亦宰捂受之舉之則同面受之則相對亦禮貴相變也器所以盛賵物者也不委地者為其坋汚無器則無必授主人之嫌故可以不委之

案賵施於生者故賓不入門若入門則有併施死者之嫌也少儀云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捂受即訝受也不言訝者以喪禮異之

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

正義敖氏繼公曰宰既反位主人未即入俟擯者既請事乃遂送之也如但賵若奠而已主人亦出送之

贈者將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送也　敖氏繼公曰以柩將去而贈之與贈生人之意同

案此不蒙又請之文則是更端也然則贈禮較重於奠賻與贈如聘禮之有贈謂以幣若他物之可為明

器者贈之

擯者出請納賓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其入告出告須

賓奠幣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於棧左服　敖氏繼公曰亦北面致命既則主人拜之乃奠幣也幣亦玄纁束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翫好所有陳

明器之陳　敖氏繼公曰就成也謂已成之器也奠于陳從其類也以陳明器之處為陳者因事名之如以脊胏為舉之類是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雜記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此賓賵奠賻贈亦相次以一日行之

案諸侯使弔之禮在殯宮行之不必定於遷祖後也士大夫相弔諸禮當亦有殯後葬前陸續而來者經

特於此著之耳若賔多禮備而盡集於俄頃之間則日力不足以供而主人且不勝其病矣

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

敖氏繼公曰此為不見者言之也將行也行禮謂賵若賻之屬上文唯於賻之後言拜送此則明不賻若不奠者亦當如之也

兄弟賵奠可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　敖氏繼公曰可者許其得賵且奠然亦未必其並用之辭以上經考之其得賵奠者亦可賻若贈也而此經兄弟唯正言賵奠文已畧矣乃復不必其並用者記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聖人之意其或在是與

所知則賵而不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　敖

氏繼公曰賵以幣馬尊敬之意也故親疏皆得用之奠以羊若相飲食然親親之恩也故疏者不得用之以自別於兄弟所知謂知死知生者也朋友亦存焉

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主於所知　賈氏公彥曰贈是玩好施於死者賻是補主人不足施於生者　敖氏繼公曰是又於所知之中以此二者別之也知死者且賵且贈知生者且賵且賻以是推之則生死兩知

者三者皆得用也然此亦但許其力之所能為者耳初不必其備禮也經於兄弟已見其意矣

案古人稱情為禮多少之節厚薄之差各有攸當如此

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　賈氏公彦曰賓客所致有賵有奠有賻有贈直云書賵者舉首而

言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　敖氏繼公曰書者為將讀之行數多不過於九少不下於五言其疏數之節也

書遺於策遺器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策簡也賈疏編連為策不編為簡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　賈氏公彦曰上書賵於方此言書遣於策不同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賵賻名字少故書於方遣送死

者明器之物名字多故書於策　敖氏繼公曰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所以别内外又遣皆為主人之物不必别書之亦宜於策也策廣於方

右賓賵奠賻贈

總論呂氏大鈞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雖不死而不能襄其大事也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絶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

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佐其斂三日則具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治葬則助其事既祖而賵焉不足則賻焉或助其奠物焉或贈以幣器焉凡有事則奔走焉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

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别於常主也賓於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别於常賓也後世行之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弔賓之於主人也如常賓甚者爲衣服飲食以奉之輟朝夕之哀以謝之而先王之禮意蕩然盡矣今有志於禮者但於其始喪則哭之饋奠或與之又以力之所能及爲營葬事之未具者以應其求遣子弟僕隷之勤斡者以

助其役易紙幣香燭之費以為襚除供帳酒饌之

文以為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無受

焉庶乎其可也

乃代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柩有時將去不忍絶聲也初謂既

小斂時　敖氏繼公曰此陳柩與小斂後夷尸相類

故亦代哭明日而葬亦類於殯

案自啟殯見柩而遷廟哭固已不絶聲矣至是乃代

哭焉蓋柩車在廟男婦羣聚而守之徹夕不寐哭若絶聲則不但忘哀且將懈怠倒廢而不可振也若不代則雖强有力者亦弗勝明日何以將事乎故代哭之法有數善焉繼哀聲一也節勞逸二也使人人不忘所有事三也聖人立法即乎人心如此　與小斂後代哭合觀之則代哭之法蓋以夜為重以此見日朝一廟之説之必不然夫男婦終夕在廟可暫也不可常也暫則興哀常則易玩人情同也若七廟七日

人非鐵石其能歴七晝夜而尚安全乎　據曾子問竝有喪先葬母既啟則不奠於父反葬而後奠亦以主人主婦及五屬之親皆入廟直至送葬訖而後反故也閱一二日則存其故奠可也更久則不可矣

又案初喪之後未殯以前暨既啟之後未葬以前親疏男婦無不在位哭不絶聲故於小斂後祖奠後分班更代以警其昏惰以節其勞逸固已其閒若有羸力就衰者慼患痾疾者任事勞劇者婦人自養子者

有父母舅姑老病待養者則又必有來往寢息休止之班焉但期不廢禮而已蓋聖人制禮衹道其常臨時變通則存乎行禮者耳

右代哭

宵為燎于門内之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哭者為明賈疏柩車東有主人階閒有婦人故於門東照之為明而哭 敖氏繼公曰於門右者宜遠尸柩也必遠之者亦謂鬼神或者尚幽闇

案疏謂奠在柩車西非是故敖但云遠之婦人在階閒則阼階下之西亦當設燎經特言其大概耳

右為燎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殯奠時　敖氏繼公曰少牢五鼎大夫之禮士奠乃用之者喪大事也而葬為尤重故於此奠特許攝用之明

非常禮

案此為大遣奠陳之也奠訖即葬故亦曰葬奠士葬奠用少牢五鼎則大夫葬奠其大牢七鼎與

其實羊左胖胖音判

正義敖氏繼公曰實鼎實也總為五鼎言之羊其一耳亦豚解之肩肫胉脊共四段也　鄭氏康成曰用左反吉祭也賈疏特牲少牢吉祭皆升右胖此用左胖是反之　敖氏繼公曰凡食生與吉祭皆尚右體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案體解則殊骨如士虞特牲少牢皆是也豚解則肩臂臑為一肫胳為一三脊為一三脅為一合左右為七體除右肩右肫右脅則四段而已故云體不殊骨也

髀不升髀箄倚反又㢸禮反注古文髀作脾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奠用大牲不合升故雖豚解亦去髀

案小斂奠殯奠朔月奠薦新奠祖奠皆用豚是小牲

豚解合升不去髀此羊豕大牲升其胖雖豚解亦去髀以其成牲也

腸五胃五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盛之也賈疏少牢用腸三胃三今加至五是盛之敖氏繼公曰雖盛之亦變於吉也

離肺

正義敖氏繼公曰明無切肺也

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脇而已豕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賈疏禮記少儀文　敖氏繼公曰豚解謂以解豚之法解之凡俎實用羊豕者其體數同此豕云豚解則羊如之明矣於羊不見之者不嫌其異也用少牢矣乃熟而豚解之亦奠禮之異於祭者與案於羊曰左胖髀不升離肺於豕曰豚解經文互相備也則羊亦前肩後肫脊脇而已疏誤會上注遂生

岐解

魚腊鮮獸皆如初鮮音僊

正義鄭氏康成曰鮮新殺者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畧之　敖氏繼公曰如初者如殯奠魚九腊左胖髀不升也鮮獸亦如腊凡魚腊皆貴豪而賤新此牲用少牢乃無膚而加鮮獸者凡牲用豚者例無膚此豕用豚解之法故亦放豚之不用膚而以鮮獸代之也

東方之饌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設枎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案祖奠奠者也東方之饌饌而待奠者也同處非是

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蜱蒲皆反又貧支反周官作䗪蠃力禾反注今文蠃為蝸

正義鄭氏康成曰脾析百葉也賈疏醢人注云脾析牛百葉也此用少牢

無牛當是羊百葉蜱蜂也賈疏即蛤也

四籩棗糗栗脯糗去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糗以豆糗粉餌賈疏籩人職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粘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此直言糗則糗餌是也

餘論敖氏繼公曰上四豆於周官為饋食之豆則此四籩亦當為饋食之籩然籩人職於此但有棗栗而無糗脯豈其所脫者乎

醴酒

正義敖氏繼公曰醴酒亦北上而籩在醴北豆在籩北也其豆亦南上籩亦北上而皆綪之

陳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器也夜斂藏之賈疏昨已陳明器此復陳之者以夜斂藏之也

滅燎執燭俠輅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照徹與葬奠也　敖氏繼公曰燭

在軨東者照徹祖奠與設遣奠也在軨西者照改設祖奠也

案特牲少牢之祭均無設燭國君而上燔燎蕭光以是求諸陽耳非藉以為照也則此燭為執事者之徹與奠也明矣若夫鬼神則尚幽闇寧須照乎或以此燭為照神靈非也　閒質明滅燭矣奠在於庭豈須燭照耶曰天雖初明視人則有餘察器則不足燎設有定所光之所及者遠燭隨人為轉移光之所被者

親夫是以既滅燎而猶執燭也既奠而燭猶俠輅者何也為苞牲也為讀賵讀遣也數事相接俱在天初明時總之設燭皆為人事也

餘論宋氏濂曰古者郊廟祭饗與凡朝覲會同之事皆設庭燎甸人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乃以秉炬當之矣古者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

求神於陰陽也今乃用薰香代之矣

賔入者拜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自啟至此主人無出禮　敖氏繼公曰亦鄉而拜之

案玩文意盖隨其入之先後而拜之以葬日事繁時迫賔之執事於門外者必多不得一時畢入也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既盥乃入　敖氏繼公曰徹者

入門右由東方進當前輅折而西至輅東徹奠如初位既則由柩車北而設於其西北也丈夫踊蓋亦在徹者折而西之時

存疑鄭氏康成曰猶阼階升時也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

案上篇徹小斂奠殯奠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而設于序西南以其奠在堂上故也此奠在堂下無升降

之節但踊之先後略仿之故注以相猶耳然入者必由堂塗雖在重東而相距尚遠則不必以重東為節也既徹必由柩北而西若僅曰重北而已不疑其出於柩南乎注未别白故為明之

存異敖氏繼公曰不設于序西南柩在下故也

案序西南蓋西堂之下非堂上也此設于柩東西北即序西南非兩地也但據柩東言之則以為西北耳敖氏二之與上篇徹小斂奠之處同繆

徹者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　敖氏繼公曰東適東堂下之饌以待事至

鼎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入陳之也陳之蓋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　賈氏公彥曰小斂奠舉鼎入阼階前西面錯大斂奠舉鼎入西面北上遷祖奠陳鼎皆如殯此皆在阼階下西面北上今此云鼎入亦陳于阼

階下西面北上可知也

案注云重東北即疏所云阼階下一也故云如初葢東西之節直阼階而少西南北之節則當重東而又北耳

乃奠豆南上績籩𧂇醢南北上績

正義鄭氏康成曰籩𧂇醢南辟醴酒也賈疏陳設要方則四籩宜設於脾析南今於𧂇醢南者以醴酒當設於脾析南故辟之也　敖氏繼公曰南上績𧂇醢在脾析東也北上績脯在棗東也

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注古文特為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　敖氏繼公曰二列各南上是不綪也獸特於其北

案二以成者羊與豕併魚與腊併也羊貴於豕魚貴於腊故皆南上不綪者以其有特俎不可綪也凡設俎皆不綪

醴酒在籩西北上

正義敖氏繼公曰北上醴在㮚西酒在糗西凡饌異位則所上相變明不相統也此設之次亦如殯奠

案注謂統於豆非也醴酒最尊故以要成無統於豆之理據此所陳則一觶與一豆若一籩相當明矣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以往來為節既奠由重南東

敖氏繼公曰奠者亦從柩北而西乃出也節亦謂阼階前鄉西西階下鄉南及過重南時也上言徹者入

此言奠者出則私臣於是日不復位于内矣

右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抗若浪反又音剛

正義鄭氏康成曰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也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由此　賈氏公彦曰道左倚之當倚於門東北壁　敖氏繼公曰上篇言甸人置重于中庭於此又言甸人盖始終之辭也所以見其

閒凡有事於重者皆此甸人為之

案道車行之道也車從中行則兩馬在闑東西重從中出則抗者亦在闑東西然則重出寢門入廟門時皆由門中央可知雜記重既虞而埋之蓋既不隨至壙所又不可留於廟中故於柩將行而因出之於外也道左孔疏謂祖廟門外之東則東塾之東盡處也豈其將埋於此故倚之於此與敖氏謂廟大門外之道南不知何據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

𣪊從　敖氏繼公曰重與車馬皆出自道者象其

平生之出必中道也門廟門也西面於門外之東方

俟器出而從之也將行以近外者爲先也

案車各從其馬則是兩馬並行而入挽車而從之也

西面而俟將西行由寢門南而出於大門也然則敖

謂廟門之南別有大門者非也　人之出入由一旁

非闑東即闑西執皮者不並行則並行者少矣此由中出者車有兩輪重則兩人抗之馬出亦二以並圉人牽之亦然則不得不夾闑之兩旁而從中出也生者乘車出入由中道步行則否

右出重與車馬

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賈疏此約正義鄭氏康成曰苞者象既饗而歸賔俎者也

雜記曾子語為之 孔氏穎達曰大饗賔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賔客 士苞三

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不以魚腊非正牲也　賈氏公彦曰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云个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雜記遣車視牢具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者與諸侯大牢包七个大夫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以此而言士無遣車則所苞者不

載於車直持之而已　敖氏繼公曰苞謂以苞盛之也徹巾即苞牲是即於席前為之也取下體為其皮骨多差可以久也唯折取下體則是每牲之俎猶有四段也此不取俎釋三个之義與祭禮之歸尸俎者異

案羊豕皆豚解則體未折也至此乃折而苞之但折取之故其在俎者仍有四段不減也不言改設者文略也踊如初謂徹者入當前輅而西丈夫踊設於西

北婦人踊也執羊豕俎者併執苞至西北隅設訖執苞以出

存異賈氏公彥曰士苞三个之外羊有二段在俎豕有四段在俎相通亦得爲俎釋三个特牲注云俎釋三个爲改饌于西北隅遺之此所釋雖不爲改饌西北隅留之亦爲分禱五祀也

案二段四段之說蓋因上文羊左胖之繆解春官小祝大喪及葬分禱五祀士未必有之賈以彼疏此恐

非其倫即有之夫豈以尸奠之折餘乎辨見春官本章

右苞牲

行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　敖氏繼公曰器謂折抗席抗木行謂舉之以出行器抗席在後

案析言之則苞筲以下為明器總言之則折抗席抗

木皆器也舉之為行始故曰行器

茵苞器序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其陳之先後　敖氏繼公曰茵苞連言者見其相繼也此器指筲甕甒之屬序從者茵苞以下為序而從抗席也

案此蓋人執一器而單行其有横有縮者亦人執其一也出則由闈東與吉時出入由右凶行當反之

車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器

案車已駕於門外西面而俟矣器前行車乃從之而序於大門外以俟柩也

徹者出踊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徹者亦自柩北而設於西北乃出也　鄭氏康成曰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

案徹者設於西北既仍自柩北而東折而南乃出也此時重先出不可由柩首也徹者自柩北東行丈夫

踊與上文徹者入踊如初相接無間亦是要節而踊也

右行器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注古文算皆為筴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北面請賈疏主人在車東北面故史亦北面請之既而與執算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算燭在右南面照書便也　敖氏繼公曰賵即書於方者也賵禮賓

所為故主人之史讀之不命毋哭嫌若併止主人主婦然也哭者相止將讀書不可讙譁也右史右也執燭者在右則執算者在左也

案奠賻贈及襚皆在其中公賵亦當首列焉舉賵以該前後也

讀書釋算則坐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釋算者榮其多　賈氏公彦曰讀書者立讀之敬也釋算者坐釋之便也　敖氏繼

公曰釋算則坐謂每釋算則坐旣則興也必釋算者物有多寡宜知其數

案算釋於地故坐而就之讀書則如常非必以立讀為敬也注謂必釋算者榮其多亦容有此意然不如敖之該也

卒命哭滅燭書與算執之以逆出

正義敖氏繼公曰卒謂讀之畢也言逆出亦見執算者在史南　賈氏公彥曰滅燭不言出其人亦出可

知

公史在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史君之典禮書者賈疏周官大史小史皆掌禮諸侯之史亦掌典禮可知　遣者入壙之物　敖氏繼公曰遣即書於策者也此主人之物故公史為讀之柩將行而讀賵與遣者若欲神一一知之然鄉者賵時雖致命於柩令亦宜與遣物皆讀之故不嫌於再告也此讀

遣執算執燭之位與上同惟東西左右則異耳此二燭即鄉之俠輅者少進而轉南面耳出亦逆出

案主人之史私臣也公史公有司也二項人此最分明其餘可從此推之賵物私史讀之以見其識之不忘也遣物公史讀之以見其分之不越也於此史讀之則前之書者亦史也是日無門内之位則二史與執策者其自門外屆時而入者與　注謂君使史來讀之非也職喪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

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趨其事則公史不必由君使矣

右讀賵讀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注今文無以

正義鄭氏康成曰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賈疏如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知下坂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知上坂此因低仰而為抑揚之節也東徹下則下其布向東西之執披者持之西徹下則下其布向西東之執披者持之此因傾虧而為左右之節也呂氏坤曰三禮圖云功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

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以此考之則功布啟殯時執之以拂拭出葬時竿揭之以指麾

執披披彼義反又劈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執披八人賈疏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　敖氏繼公曰此見執披之節也不言引者披後於引言執披則引可知矣

通論李氏如圭曰喪大記君葬御棺用羽葆大夫葬御棺用茅士葬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周官喪祝掌大

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鄉師大喪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遂人帥六遂之役屬六綍橐士啟殯以功布拂柩至柩行因以御柩康成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

主人袒乃行踊無算

正義鄭氏康成曰柤為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

出宮踊襲

正義敖氏繼公曰出宮而踊哀親之遂離其室也行路不宜袒故於此而襲　鄭氏康成曰哀次賈疏哀次者出宮則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時接賓之所主人至此感而哀是以踊檀弓云哀次亦如之凡從柩者先後如遷於祖之序

案從者之序當依敖氏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女賓已上其行皆以服之親疏

為序服同乃以長幼也

右柩行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正義賈氏公彦曰邦門國城北門也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贈死者用玄纁束帛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　敖氏繼公曰柩至此公乃贈亦異於臣

案宰夫亦士所謂使人以其爵也在塗無行弔之法

如杞梁之妻之對齊莊公是也此贈施於死者之將出故於此行之不在宮故無迎節

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右柩車前輅之左右也（賈疏以柩車在廟時賓在柩車右主人在柩車左故知此亦當前輅左右也）當時止柩車（賈疏下記云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賈氏公彥曰在廟柩車南鄉左則在東此柩車北鄉左則在前輅之西也賓由右致命則在柩車之東矣　敖氏繼公曰是時柩北首賓當南

面致命主人東面聽命而拜之略與賵于廟者相類不成踊變於家也

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柩車之前實其幣于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貫紙以之壙復位反柩車後　敖氏繼公曰不奠于左服别於在廟之禮也是時宰不舉之乃行亦謂柩車行

案賵幣奠于左服在牆柳之外不須升此贈幣實于

蓋則當房柳之帷而後實之故升也

右公賵

案聘禮聘卿行舍于郊公使卿贈故公之使人贈其臣亦以出國門為節也初喪既襚之矣又或視其大斂矣既則賵之其柩行也又賵之於士如此則大夫以上又加厚可知此堂廉不隔呼吸相通同休共戚之情也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統於壙賈疏對廟中南上此則北上故云統于壙　敖氏繼公曰西北上以西行北端為上謂苞筲而下者也亦綪之茵以上當其北亦如廟中之陳然

茵先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藉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賈疏元士謂天子之士葬時先以輁軸由羨道入加茵于其上乃下棺焉

屬引屬音燭注古文屬為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是除飾說載賈疏除飾謂去帷荒池紐之等說載說去車輿披及引之等更屬引於緘耳賈疏喪大記云君窆以衡大夫士以緘注云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以此而言則棺束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束有前後於束末皆為緘耳以紼貫結之而下棺人君又於橫木之上以屬紼也

敖氏繼公曰此屬之為將窆也其用異矣猶以引名之者見其索不易耳引柩下棺異索天子之禮也

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

正義賈氏公彥曰主人袒為下棺變也婦人不言北

上亦如男子北上可知不哭者為下棺宜靜　鄭氏康成曰俠羨道為位賈疏羨道謂入壙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負土為隧上無負土為羨道左傳僖二十五年晉文公請隧弗許　敖氏繼公曰皆不哭亦為有事不可讙譁也喪大記云士哭者相止也

案衆主人西面衆賓在其南婦人東面女賓在其南北上不屬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檀弓云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窆彼驗反注今文窆為封

正義鄭氏康成曰窆下棺也賈疏春秋傳亦謂之堋

餘論司馬氏光曰銘旌去杠覆於柩上

案此亦司馬氏以意為之非古制然也銘旌入壙與否經無文

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贈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中也尸柩已在壙則有長不復反之意故此禮亦以贈名之朋友贈於家主人贈於壙親疏之宜　鄭氏康

成曰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

綦李氏如圭以此贈即為公贈非也經不言公贈而重出其物曰玄纁束則為主人之贈明矣既窆則公贈賓贈暨主人之贈胥入焉檀弓既窆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不言公贈賓贈者可知也主人拜稽顙所以致贈且以是為永訣也賓贈不於壙者在壙不可以將命且窆事亟也 或疑贈物太多將毋啟寇心而招禍乎曰古人不以天下儉其親此附身附棺所以必盡其分之所

得為與力之所能為而從其厚不從其薄也古者葬有定處蒿里北邙墓大夫掌焉帥其屬而廵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且地近則子孫之視守亦便雖有姦匪亦息其心矣逮秦漢而下乃有椎埋發冢之事三代盛時固未之有也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拾其業反下並同

正義賈氏公彦曰卒謂贈卒也　鄭氏康成曰主婦拜賓拜女賓也即位反位也賈疏各反羙道東西位其男賓在衆主人之南

女賓在衆主婦之南拾更也　敖氏繼公曰於此拜賓特為之袒重其禮也主婦所拜賓謂內賓與宗婦之屬古者婦人非有親者不送其葬即位主人主婦也拜賓必鄉之拾踊者主先賓後婦人居閒三謂三者三也襲者主人也禮婦人不袒

案小記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則妻主夫之喪母主長子之喪者皆稽顙婦主舅姑之喪者不稽

顙但拜也若然則自初喪小歛大歛殯啟諸事主婦於女賔之弔皆當拜之但或稽顙或不稽顙異耳其應稽顙者亦如男子有所特重為之加禮乃稽顙不概施也然經至此始見主婦之拜女賔其餘皆不見之文略耳凡禮之節詳於丈夫而略於婦人以其同於丈夫者可不言也送葬尤勤勞且喪以葬為大故於此著之

賔出則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賈疏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窆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注云此弔者恩厚薄去遲速之節也此賓既窆而退是相問之賓故云舉中焉

敖氏繼公曰拜送云則明賓有未出者也

案經言出則當壙之所蓋有帷幕為之次舍與

藏器於旁加見見賢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賈疏棺飾則帷荒柩入壙還以帷荒加於柩先言藏器乃云

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檀弓曰周人牆置翣 敖氏繼公曰器用器至燕器也此旁先言之謂棺之左旁也加見者以見加於棺及藏器之上也牆柳之屬謂之見者以其見於棺器之外故因以名之此藏器者其冢人之屬與冢人職大喪入藏凶器

藏苞筲於旁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旁者在見外也 敖氏繼公曰不謂見外椁內言甕甒餕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椁

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賈疏引此者欲見棺外椁内所餘寛狭得容器物之度　敖氏繼公曰苞筲先陳乃藏於用器以下之後亦先陳而後用也旁右旁也藏苞筲罋甒於右亦猶奠于尸柩之右之意也士棺椁之間容甒則此四者葢一一而居也若藏器多則相重累可

加折郤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覆芳屋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加者謂在見與苞筲之上也抗木不言郤與覆是兩面同矣

案折卻之善面向裏近棺也席覆之善面向表近外也猶小斂之衣美者在中大斂之衣美者在外也椁周於壙之四圍加抗木則與椁為蓋而窆事畢矣古人所以無使土親膚者周備詳慎如此雜記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後折入

實土三主人拜鄉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謝其勤勞賈疏勤勞謂在道助執紼在壙助下棺及實土也

賈氏公彥曰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

者待盥坎於時鄉人並在故主人拜謝之　敖氏繼公曰下云襲是亦袒拜鄉人也不言袒蓋文脫耳

即位踊襲如初

正義　賈氏公彦曰既拜鄉人乃於羨道東即位踊無算如初也　敖氏繼公曰如初亦拾踊三也

餘論　鄭氏康成曰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

案春官冢人大喪甫窆遂為之尸小宗伯成葬而墓

祭則為位注謂成葬而祭墓地之神以先人形體託於此地故祀其神以安之小宗伯為位冡人則為之尸也開元禮政和禮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俱有既窆祀后土之文此經無之或文不具耳蓋士之祀墓神不可謂僭也檀弓亦通士喪言之但云舍奠則未必有尸耳

右窆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哭者於其祖廟賈疏以下經遂適殯宮知之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賈疏檀弓文彼注云堂上親所行禮之處敖氏繼公曰反哭於祖廟者為柩從此而出也升自西階未變其鄉者升堂之路也升堂而不見故但止於西階之上焉此亦變於尸柩在堂之位也衆主人西方東面統於主人也

案主人升西階者以賓將在西階弔之故豫空阼階為婦人位也虞祭尚升自西階則此時固不宜由阼

矣衆主人西方亦辟婦人之所由也

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主人也賈疏由主人在西階故　敖氏繼公曰以上經及此文考之則送葬之行婦人次於衆主人以下明矣

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賈疏檀弓文彼注云室中親所饋食之處　出即位堂上西面也　敖氏繼公曰唯主

婦入于室則餘人先即位于阼矣必入于室者以其生時於此共祭祀也入室又不見矣故出而與主人相鄉而哭踊同其哀也

案主人不入室者以賓將升堂弔也且主人在堂主婦入室亦男婦内外之分也與丈夫拾踊者衆婦及女賓皆在焉以主婦出為節故直言主婦耳

餘論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

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注古文無曰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弔者衆賓之長也賈疏衆賓皆在堂下其升堂致辭者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賈疏檀弓文故弔之

弔者北面主人拜于位賈疏位西階上東面位　敖氏繼公曰

此弔異於常故為之稽顙　方氏慤曰人之始死也

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為甚矣弔也者

所以弔其哀也已葬雖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

案西階東面本非主人之正位以喪事遽弔者北面則主人因其故位拜之而已若北面拜於賓東飲射及少牢賓尸酬賓諸禮則然所謂主人之位恒左人者也以此相較似非其倫疏又謂特牲少牢助祭之賓主人皆拜送于西階東面尤不可曉夫立賓主而行禮主人焉得東面乎

賓降出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正義敖氏繼公曰門外廟門外也送賓而稽顙者以其送葬且從反哭尤勤勞也故重謝之雜記云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然朋友於此時亦出至虞祔則復來助祭也

案二廟者反哭時唯於祖廟而已陳氏澔以為先祖後禰非也朝則禰不可闕然視祖為殺反哭於祖則當亟之殯宮矣以虞事不可緩也

遂適殯宫皆如啓位拾踊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啓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賈疏婦人即位於阼階上西面南上丈夫即位于堂下直東序西面也　敖氏繼公曰拾踊者丈夫先婦人後而已蓋此時無賓客婦人在廟降自阼階出廟門而適殯宫以其從丈夫後故然與他禮之升降自側階出入由闈門者異遷祖時亦然但遷祖升自西階降自阼階此則升降皆自阼階為不同耳

兄弟出主人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 賈氏公彥曰始死時兄弟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將葬啟殯而來送葬反哭訖亦各歸其家至虞卒哭還來與焉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 敖氏繼公曰賓出自廟兄弟出自殯宮親疏之殺

案殯訖哭殯葬訖反哭主人於兄弟拜送者唯此耳

以此二節事尤大而哀尤甚也兄弟家人之誼似可不拜而亦拜之者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彼之於我勤矣厚矣親親之道宜各盡也

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倚廬也

案此與殯奠之末同說見上篇間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右反哭

猶朝夕哭不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是日也以虞易奠賈疏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以虞易奠故不奠也　敖氏繼公曰既葬矣猶朝夕哭於殯宮以其神靈在此也不奠者為無尸柩也

案此自反哭之後訖卒哭之前通言之故列於三虞之前無庸以此疑葬日之不虞也唯虞故不奠不奠則虞尤亟矣

三虞卒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喪祭名虞安也卒哭三虞之後祭名 敖氏繼公曰卒哭謂卒殯宫之哭也以其明日祔於祖故不復朝夕哭於殯宫唯朝一哭夕一哭於其次而已

案反哭而虞止朝夕之奠三虞後乃卒殯宫之哭禮以漸而殺也 古者卒哭在既葬三虞之後無有未葬而先行卒哭者政和禮乃以百日為卒哭之期列

此祭於朝夕奠之後而既葬虞祭之後反無之盖緣後世葬無定期常濫於三月之外遂於百日先行卒哭之祭葬則隨其或遲或速而不為之限也夫禮制出自朝廷自當折衷古典以為天下萬世之章程豈可遷就於浮薄輕儇之末俗哉以政和君臣而議禮宜其繆戾而不可為典要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

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明日以其班祔

正義鄭氏康成曰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賈疏卒哭用剛日祔用柔日士虞記卒哭記即云明日以其班祔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賈疏孫祔於祖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聯屬於祖而就祖祭之也喪服小記云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　敖氏繼公曰班昭穆之次也祔謂祔於祖父孫與祖其昭穆同既葬則祔之者尸柩已去神宜在廟也祔而祭之因名其

祭為祔云

案上兩祔下兩設尸皆以其昭穆此於死者之精神所以聯屬而凝聚之者至矣非通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制之

右虞卒哭祔

案此數事皆因既葬反哭而終言之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